

外卖平台众包骑手被倒下的大树砸伤,算不算工伤?谁来担责?

众包骑手受伤索赔遇“规则”困惑

阅 读 提 示

美团众包骑手黄昌寿在工作路上被突然倒下的大树砸伤。索赔时,外卖平台称众包骑手并不与平台签订劳务合同,事故发生时黄昌寿也并非送餐状态,不享受意外保险理赔。园林部门表示只能按照林木保险1.1万元的保额赔偿。面临高额医疗费,黄昌寿陷入困惑和迷茫。

本报记者 唐慧敏
本报通讯员 蒋少莹 本报实习生 伍依欣

在南宁市新阳路上尧村,砖瓦砌成的楼房间纵横交错的名无名小道,模糊了人的方向感,黄昌寿暂住的出租房就在这里。8月9日,记者见到了躺在床上的黄昌寿。

“这几天银行也打电话过来了,有些钱马上就还款日了,但是现在也没钱。”黄昌寿烦闷道。

黄昌寿是一名美团众包骑手,两个月前在工作路上被突然倒下的大树砸中,生活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也不得不走上并不顺利的索赔之路。

突然倒下的大树

6月10日下午,一场大雨突袭南宁。黄昌寿像往常一样,戴着骑手的专属黄色头盔,骑着电动车行驶在工作路上。来到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附近时,路旁的大树突然被大风刮倒,砸向正在骑车的黄昌寿。

大树先是砸中了黄昌寿的头部,随后又砸到了他的腰部。黄昌寿的腿部也被砸伤,无法动弹。随即他被送往广西民族医院。经诊断,黄昌寿为胸部闭合性损伤,右肋骨骨折,肺挫,全身多处骨折以及软组织挫伤。他的眼睑部位也因挫伤发炎。

支付完3000多元的急诊费用,在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黄昌寿共花费4万余元。黄昌寿在抢救室时,当地园林局与美团的人员来慰问,告诉他不用担心医疗费用。

网红主播违约跳槽被法院判赔近17万元

本报讯(记者刘友婷)拥有固定的粉丝群和优质内容输出的网红主播,备受直播平台青睐。近日,广东深圳网络主播夏婧(化名)在飞速蹿红的巅峰时期跳槽到其他直播平台,被原公司诉至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法院依法判决夏婧赔偿公司预期利益损失16.6万余元。

2017年4月,夏婧被深圳某公司相中,成为一名签约主播。双方签订了经纪合同,合同期限自2017年4月20日至2021年4月19日。该公司作为夏婧的独家经纪公司,为其策划、安排、接洽艺人的直播等活动。合同期内,夏婧只能在公司的平台上进行直播,未经公司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与其他公司开展合作。

协议签订后,该公司为夏婧安排了专业老师对其提供形体、才艺等培训,并在线上投入大量资金和资源来提高其人气和影响力。在公司的大力培育、推广和包装之下,夏婧作为新晋网络主播在平台上迅速走红,人气值不断攀升。半年时间内,为公司创造了累计7万元的利润。

该公司称,开播6个月后,夏婧开始频繁缺勤,既不按时去公司上班,也不在家完成公司安排的直播任务。自2018年3月起,夏婧在未经公司同意的情况下,私自与其他公司开展合作,并进驻另一网络直播平台进行直播,带走了公司大量活跃用户。公司曾多次与夏婧口头沟通,她均不予理会。

公司称,夏婧这一跳槽行为给公司造成了不良影响及经济损失,请求法院判令赔偿预期利益损失37万余元。

经审理查明,该公司与夏婧之间的合同关系成立。福田法院认为,作为公司独家签约主播,未经同意,擅自在别的直播平台进行直播,其行径已构成根本违约。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约定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约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因而本案中,公司就夏婧的根本违约行为诉求预期利益损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预期利益损失的赔偿金额如何核算?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经纪合同约定按每月50万元的标准,明显畸高,应依法予以调整。关于夏婧的直播行为给公司带来的实际收益情况,法院结合证据确认夏婧在2017年5月至2018年2月期间给公司带来的收益共计69405.55元,每月收益为6940.56元。考虑到直播行业的行业特点,收益水平起伏较大,从现阶段可以直接预期的期间不宜过长,参照双方合同约定,酌定为24个月。故夏婧应赔偿公司预期利益损失166573.44元。目前判决已生效。



贺敬华 摄/东方IC

到黄昌寿达到出院标准的日期为止,除了园林局按照在南宁市绿化工程管理中心所购林木保险金额,垫付了1.1万元的治疗费用,其他的费用暂时还未有着落。

多方责任谁来担

和美团专属骑手不一样,黄昌寿属于众包骑手。众包骑手只需注册一个手机账号,提供身份证和健康证明就可以自由接单,并不和美团平台签订劳务合同。

虽然众包骑手在美团购有意外保险,但美团南宁区域工作人员沈先生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事故发生时黄昌寿并不是在派单的上班状态,而是在上班的路上。根据众包骑手的保险规定,众包骑手只有在每天开始接单时,才会缴纳每单3元的意外保险费,因此,黄昌寿无法享受这份意外保险。

那么,美团是否应该承担责任?黄昌寿找到律师梁宇进行咨询。梁宇说,这首先取决于是否存在工伤,另一方面,要从侵权的方面判断美团是否存在过错。根据黄昌寿的工作性质,梁宇认为很难认定工伤,也不构成劳务合同关系。

“当时黄昌寿是在去所负责片区的路上

被树砸伤,没有接单。骑手去到所服务的区域才能接单,如果在接了单之后被砸伤情况就不一样了。”梁宇解释道。

园林局和绿化工程管理中心方面也没有确切的结果。

绿化管理中心安全员唐俊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黄昌寿没有就医疗费用的后续情况与他们协商,只是口头提出了治疗费用和损失方面的补偿,因此如何分担责任还未有最终结果。

黄昌寿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在住院期间,园林局按照林木保险1.1万元的保额,依次向他汇款5000元与6000元,之后没有汇过款。他给负责管理保险的绿化工程管理中心打电话咨询,相关工作人员告知他,按照园林局购买的林木保险份额,在医疗费用上目前只能赔偿1.1万元,让他先自行垫付剩下的费用。

由于治疗不能耽搁,黄昌寿向弟弟、其他亲戚和银行借款,凑齐了3万多元费用。对于这3万多元医疗费,他表示自己从住院时就一直在与园林局和绿化工程管理中心联系。询问园林局的时候,园林局告诉他无法支付这3万多元,并告知他咨询绿化管理中心。去咨询绿化管理中心时,他又被告知在医疗费用方面只有1.1万元保险金额作为赔偿,如果



参观警营度暑假

8月17日,小朋友在南京南站派出所体验警用盾牌。当日,江苏省南京市铁警开展“Open Day! 雏鹰进警营”开放日活动,邀请南京南站派出所部分民警子女走进警营参观体验,感受父母的日常工作,增进民警子女对父母工作的理解,充实孩子们的暑假生活。

苏阳 摄/中新社

上海法院审理国内首例干细胞买卖案,二审裁定买卖合同无效

“干细胞美容抗衰老”纠纷案暴露行业乱象

本报记者 钱培坚 本报通讯员 李丹阳

在未经临床研究和审批的情况下买卖、回输干细胞,买卖行为是否有效?8月11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了一起干细胞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改判涉案干细胞买卖合同无效,判决干细胞出售方返还因该合同取得的剩余预付款。据悉,该案系全国首例干细胞买卖案。

经朋友介绍,露露(化名)与荣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丽公司)法定代表人郝先生相识。郝先生告诉露露,回输干细胞不仅可以美容,还具有延缓衰老等功效,并邀请露露到细胞库参观。露露心动不已。

2018年4月5日,露露与郝先生在微信上约定,一次性向荣丽公司订购30份“人胎盘来源的干细胞”,每份价格3.5万元,荣丽公司先培养干细胞,并提供相关场所协助进行干细胞回输。露露当天即转账半数预付款52.5万元。

荣丽公司如期交付了8份干细胞。8份干细胞的价格按双方约定,前3份干细胞按3.5万元/份的价格计算,在预付款中扣除1.75万元/份;后5份干细胞按1.5万元/份的价格计算之后直接在预付款中扣除。

2019年2月28日,露露像往常一样,在微信上向郝先生预约3月10日干细胞回输事宜,郝先生表示来不及。

3月22日,露露再次联系郝先生预约4月10日干细胞回输。郝先生以在忙为由未回复。露露要求郝先生退款,未获回复。露露遂将荣丽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解除其与荣丽公司的干细胞买卖合同,并由荣丽公司返还未使用的预付款39.75万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微信聊天记录、银行流水明细等证据证实,荣丽公司与露露已形成买卖关系,双方理应按约履行。现荣丽公司交付部分干细胞后未继续履行合同,买卖合同已事实终止。一审法院遂依法解除双方之间的干细胞买卖合同,并判决荣丽公司如数返还剩余预付款。

荣丽公司不服,上诉至上海一中院。“并非我们不交付,而是干细胞需要一定的培养周期。我们愿意积极继续履行合同。”二审中荣丽公司表示。

对于荣丽公司的这个说法,从事干细胞抗衰老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形外科副主任医师刘蔡跃颇为怀疑,他认为像荣丽公司这样拖延,“很可能他的细胞都是从别的公司借的,他可能是‘二道贩子’”。

“目前中国大陆没有任何一种合法合规的干细胞抗衰老项目,不管是自体还是异体的干细胞,都是从‘非常渠道’获得的。”刘蔡跃说。这不是一个灰色地带,而是完全的非法操作。据刘蔡跃了解,商业“干细胞抗衰老”项目非常暴利,“曾经有东莞一家医院说做

还需要更多的赔偿需要咨询林业局。

“搞得我都不知怎么办。”黄昌寿很无奈,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被踢来踢去的皮球,对于无法支付这3万多元的原因,他说园林局未曾告知他究竟是为何。

“走司法程序等不起”

黄昌寿说,直到8月9日,他还在与园林局协商。

黄昌寿告诉记者,2018年,自己的父亲身患疾病需要一笔治疗费用,为了给父亲治病,他选择去当骑手。“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一个月能有七八千元收入,也能承担医药费。”但是现在,按照医嘱,他一年之内不能从事体力消耗大的工作。同时他还需要供养小孩与母亲,之前为父亲治病也花了几十万元。如果拿不到后续的赔偿款,他自己根本负担不起。

根据侵权责任法,林木折断致人损害,林木的管理人或所有人,在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梁宇表示,根据《人体损伤致残规定》,黄昌寿要在3个月后将带上住院记录等材料进行伤残鉴定,结果出来之后再与园林局进行协商,除此之外,还可以选择法律诉讼。

“能协商最好还是协商。”黄昌寿说,走司法程序,自己等不起。

黄昌寿表示,自己治疗上已经借了亲戚朋友很多钱,需要及时还款。他现在由于行动不便无法工作,根本无法获得任何劳动报酬以偿还欠款。在黄昌寿看来,协商能够帮助他以最快的时间拿到赔偿款,从而还清欠款,是最有效率的办法。

采访时,黄昌寿也希望,自己能尽快摆脱困境,回归正常的生活。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二维码

因肢体冲突,4年后被刑拘,甘肃一民营企业家涉嫌寻衅滋事案引发关注——

检察机关表态:“不是黑恶绝不凑数”

本报记者 康劲 本报通讯员 崔小清

扫黑除恶“不放过”也“不凑数”——近日,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公布了十起“维护民企权益,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的典型案例,其中一民营企业涉嫌寻衅滋事案,因触碰“黑恶势力”“复工复产”“羁押必要性审查”“改变强制措施”等诸多敏感话题,引发关注。

此案发生于2015年12月28日,甘肃秦安县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法人代表程某某与郭某、郭某某等人因琐事产生摩擦,遂找成某等人帮忙。在肢体冲突中,成某等人致郭某轻伤二级,郭某某轻伤。

此后,因该案部分参与者汪某、成某等28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公安机关将程某某涉嫌寻衅滋事案,与汪某、成某案件并案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019年11月6日,程某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秦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12日被秦安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今年2月22日,被公安机关移送秦安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白芙蓉介绍,经审查发现,程某某并不属于汪某、成某等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其涉嫌寻衅滋事犯罪与汪某、成某等人涉黑犯罪无关,遂将该案从汪某、成某案件中剥离,作为独立案件审查。

此后,因程某某在多家民营企业担任高管职务,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涉民营企业案件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提示》要求,当地检察机关于2020年4月22日依职权对程某某的羁押必要性进行立案审查。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程某某行为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其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已收集固定,本人认罪认罚,案发后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且未涉嫌其他犯罪,社会危险性较小,不予羁押可以保证诉讼活动正常进行。

同时,通过走访相关单位,检察机关调查了解了程某某经营的房地产公司开发建设“秦安时代广场”项目的相关情况,查明程某某被继续羁押可能导致该项目停滞,到期银行贷款无法周转归还,拖欠农民工工资无法兑现等一系列潜在风险。经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等参加该案公开听证,并经该院检察委员会审议,决定对程某某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4月26日,秦安县人民检察院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5月6日,其公司“秦安时代广场”项目正式复工;7月22日,秦安县人民检察院对程某某以涉嫌寻衅滋事罪依法提起公诉。

白芙蓉表示,该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检察机关通过严把事实关、证据关、法律适用关,准确区分普通刑事犯罪与涉黑恶刑事犯罪的界限,确保不是黑恶犯罪的一个不凑数、为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营造良好司法环境。

据了解,今年以来,甘肃检察机关先后挂牌督办3批42件有较大影响的涉民营企业案件,坚决防止刑事打击标签化、扩大化。出台涉民企案件“慎捕慎诉”实施细则,综合考虑犯罪情节和社会危险性,依法不批捕291人、不起诉341人,建议适用缓刑73人。同时,对涉民企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1032件、速裁程序279件,大幅缩短办案周期,把办案对民营企业的影响降到最低。

“不凑数”的前提是“不放过”。2019年1月至今年7月,甘肃省检察机关依法严惩黑恶势力以暴力、威胁等方法收取“保护费”、强揽工程、欺行霸市等危害民营企业发展的犯罪,共批捕768人,起诉1282人。依法惩治由经济纠纷引发的暴力讨债、非法拘禁,以及盗窃、敲诈勒索等侵犯民企投资经营者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共批捕2050人,起诉3302人,营造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依法惩治合同诈骗、串通投标、侵犯知识产权等破坏市场秩序的犯罪,共批捕645人,起诉1206人,营造诚信有序的市场环境。

潜逃15年涉黑恶犯罪嫌疑人被遣返回国

本报讯(记者卢越)记者8月16日从公安部获悉,当日10时许,在中国驻多米尼加使馆和国际刑警组织大力支持下,经中国警方与多米尼加司法部密切配合,潜逃15年的涉黑恶犯罪嫌疑人郑某被遣返回国。这是多米尼加首次向我国遣返犯罪嫌疑人。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郑某涉嫌在福建福州有组织实施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并于2005年指使他人故意杀人致一人死亡。案发后,郑某伪造变换身份潜逃流窜阿根廷、多米尼加等南美洲多个国家,加入阿根廷一黑帮组织并作为骨干分子实施针对华人的违法犯罪活动。

据介绍,为将郑某缉归案,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报,并成立工作组加强与阿根廷、多米尼加等国司法部门执法合作,持续开展有关工作。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多米尼加司法部今年3月将郑某抓获,并决定将其遣返。近日,郑某被移交公安部工作组,于8月16日被押解回国。

山东7市完成逃犯清零任务

本报讯(记者丛民)今年以来,山东各级公安机关成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清零”行动指挥部,对目标逃犯逐个建档、挂账督捕、列单销号。省、市、县三级联动,坚持“一把手”挂帅、多警种合成、大数据支撑,集中抓捕与机动投案相结合,掀起强大追逃攻势,一些重点逃犯被缉拿归案。

据山东省委政法委负责人介绍,全省各级公安机关抓住疫情防控对各类人员严格排查登记的有利时机,加大对目标逃犯的通缉力度,使一批逃犯落入法网。截至目前,全省73名重点目标逃犯已抓获55名,境内逃犯到案率88.1%,烟台、潍坊、泰安、威海、德州、聊城、滨州等7个市已率先完成逃犯清零任务。

截至7月底,山东省公安机关2019年12月31日前立案侦办的案件全部办结,侦查终结率达100%;全省检察机关3月31日前受理的存量案件154起已全部办结,存量案件提起公诉率达100%。